

〔清〕瘦岭劳人 著

蜃楼志

傅小华 点校

蜃楼志小说序

小说者何？别乎大言言之也。一言乎小，则凡天经地义，治国化民，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，宋儒之正诚心意，概勿讲焉；一言乎说，则凡迂、固之瑰玮博丽，子云、相如之异曲同工，与夫艳富、辨裁、清婉之殊科，宗经、原道、辨骚之异制，概勿道焉。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，是以谓之小；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，是以谓之说。然则，最浅易、最明白者，乃小说正宗也。世之小说家多矣。谈神仙者，荒渺无稽；谈鬼怪者，杳冥罔据；言兵者，动关国体；言情者，污秽闺房；言果报者，落于窠臼。枝生格外，多有意于刺讥；笔难转关，半乞灵于仙佛。《大雅》犹多隙漏，复何讥于自《郢》以下乎！

劳人生长粤东，熟悉琐事，所撰《蜃楼志》一书，不过本地风光，绝非空中楼阁也。其书言情而不伤雅，言兵而不病民，不云果报而果报自彰，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。盖准乎天理国法人情以立言，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。说虽小乎，即谓之大言炎炎也可。

罗浮居士漫题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拥资财讹生关部	通线索计释洋商	 (1)
第 二 回	李国栋排难解纷	苏万魁急流勇退	 (8)
第 三 回	温馨姐红颜叹命	苏笑官黑夜寻芳	 (15)
第 四 回	折桂轩鸳鸯开谱	题糕节越秀看山	 (22)
第 五 回	承撮合双雕落翮	卖风流一姊倾心	 (31)
第 六 回	赫致甫别院藏娇	李匠山曲江遇侠	 (38)
第 七 回	希宠荣河厅献瓦	受屈辱关吏投缳	 (46)
第 八 回	申观察遇恩复职	苏占村闻劫亡身	 (53)
第 九 回	焚凤券儿能干蛊	假神咒僧忽宣淫	 (61)
第 十 回	吕又逵饭店联盟	姚霍武海丰陷狱	 (68)
第 十 一 回	羊蹄岭冯刚博虎	凤尾河何武屠牛	 (76)
第 十 二 回	闻兄死囹圄腾身	趁客投阁黎获宝	 (83)
第 十 三 回	初出山论将谈兵	权落草封官拜爵	 (90)
第 十 四 回	郎薄幸忍耻吞声	女多谋图奸尝粪	 (98)
第 十 五 回	三奸设阱	四美潜踪	 (106)
第 十 六 回	璧重合小乔归主	镜高悬广府惩奸	 (114)
第 十 七 回	必元乌台诉苦	吉士清远逃灾	 (123)
第 十 八 回	袁侍郎查封粤海	胡总制退守循州	 (131)
第 十 九 回	花灯挂孽障	馆甥笔生涯	 (139)
第 二 十 回	丰乐长义绝大光王	温春才名高卞如玉	 (146)
第 二 十 一 回	故人书英雄归命	一载假御史完姻	 (153)
第 二 十 二 回	授中书文士从军	擒护法妖人遁土	 (159)

第二十三回	姚参戎功成一夜	雷铁嘴相定终身	(165)
第二十四回	香粉吟成掷地声	坝簾唱彻朝天乐	(172)

第 一 回

拥货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

捉襟露肘兴阑珊，百折江湖一野鹑。傲骨尚能强健在，弱翎应是倦飞还。春事暮，夕阳残，云心漠漠水心闲。凭将落魄生花笔，触破人间名利关。

坐井不可观天，夏虫难与言冰。见未广者，识不超也。裸民消雾腊为太华，邻女憎西施之巧笑。愧于心者，妒于面也。天下如此其大，古今如此其远，怪怪奇奇，何所不有？况男女居室之私，一日一夜，盈亿盈兆，而托名道学者必痛诋之；宵小窃发之端，由汉迄宋，蜂生蚁附，而好为粉饰者必芟夷之。试思采兰赠芍，具列风诗，辛螫飞虫，何伤圣治？奚必缄口不言，而自博君子之名，使后人无所征信乎！

广东洋行生理，在太平门外。一切货物，都是鬼子船载来，听凭行家报税发卖。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，是粤中绝大的生意。一人姓苏，名万魁，号占村，口齿利便，人才出众。当了商总，竟成了绝顶的富翁。正妻毛氏无出。一子名芳，字吉士，乳名笑官，年才十四，侧室花氏所生。次妾胡氏生女阿珠、阿美，还未字人。他有五十往外年纪，捐纳从五品职衔。家中花边番钱，整屋堆砌，取用时都以萝装袋捆。只是为人乖巧，心计甚精，放债七折八扣，三分行息，都要田房货物抵押，五月为满。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，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。此公趁着三十年好运，也绝不介意。这日正在总行与事头公勾当，只见家人伍福拿着一张告示进来，仔细一看：

监督粤海关税务赫为晓谕事：照得海关贸易，内商涌集，外舶纷来。原以上筹国课，下济民生也。詎有商人苏万魁等，蠹国肥家，瞒官舞弊。欺鬼子之言语不通，货物则混行评价；度内商之客居不久，买卖则任意刁难。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，用银则纹贱番昂。一切羨余，都归私橐。本关部访闻既确，尔诸商罪恶难逃。但不教而诛恐伤好生之德，苟自新有路，庶开赎罪之端。尚各心回，毋徒脐噬。特谕。

万魁心中一吓，暗地思量打点。不防赫公示谕后，即票差郑忠、李信将各洋商拘集班房。一连两日，并不发放。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，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安，垂手侍立。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尝饭，府厅州县看花

边钱面上，都十分礼貌。今日拘留班房，虽不同囚徒一般，却也与官犯无二。各人面面相觑，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内中一个盛伯时道：“大人票拘我等，料是凶多吉少。”一个李汉臣道：“告示本来利害。你我必须寻一个天大人情。”一个潘麻子道：“舍亲在抚台办折奏。我们托他转求抚台关说如何？”众人都道极好，只有苏万魁道：“这赫大人乍到此间，与抚台并无瓜葛，如何便可说情？据弟愚见，赫公并非不通关节者，但须直上黄金殿，不必做曲折耳。”众商道：“何以知之？”万魁道：“前日告示上有‘开赎罪之端’一句，这就要拿银子去赎罪的意思了。”众人道：“大哥明见。只是要打点他，怕不是数万金，还要寻一个着当人过手。”万魁道：“闻得关差此缺，系谋干来的，数万金恐不足以了事。”众人道：“我们横竖有公项银子，凭兄酌量就是。”

且说这关差姓赫，名广大，号致甫。三十内外年纪，七尺上下身材。为人既爱银子，又贪酒色。夫人黄氏，工部侍郎名琮次女。侍妾十余辈，生女八人，还未有子。因慕粤东富艳，讨差监税，挈眷南来。这一日拘集洋商，想他打干，到第三日不见有人来说，唤总管包进才分付道：“我的意思你们懂么？”进才道：“小的怎不晓得。只是这些商人，因向来关部骄养惯了，有些颡顽。小的们先透一个风，他们如不懂事，还要给他一个利害。”赫公点头道：“且去办着。”进才退出房门，叫他的小子杜宠分付：“你到班房说，晚堂要审洋商一案。看他们有何说话。”杜宠应声出去。大堂上许多差役问道：“二爷何事？”杜宠说：“不消你们侍候，咱自到一处去。”众差役暗暗诧异。

那些洋商正在班房纳闷，只见上边走下一个窄襟小袖、眉清目秀的小爷来，一齐迎上前问道：“爷贵步到这里有何台谕？”那杜宠全然不理，单说大人分付今晚带齐洋商听审，大班人役不要误了。两边班房齐声答应。杜宠慢慢转身，只见一个软翅巾的人上前挽手道：“二爷何不外边少坐。”那杜宠将他一瞧，说：“尊驾是谁？咱还要回大爷的话，好吃早膳。那有工夫闲坐！”这万魁听他的口风，已知是跟门上的三爷了，即向身边解下洋表一看，说道：“听见大人里面已时早饭，此刻似乎尚早。”这杜宠见他拿着表，便道：“借我一看。”万魁双手递过。杜宠仔细把玩：

形如鹅卵，中分十二干支，外罩玻璃，配就四时节气。白玉边细巧镶成，黄金链玲珑穿就。果是西洋佳制，管教小伙垂涎。

原来京里人有个毛病，口气最大，眼光最小。杜宠一见此物，赞不绝口。万魁连忙道：“时刻准。二爷不嫌，即当奉送。”那杜宠也斜一双眉眼，带笑问道：“爷上姓？”万魁说：“贱姓苏。还没有请教二爷高姓？”杜宠道：“咱姓

杜。苏爷，咱们初交，怎么就好叨惠。”万魁道：“些微算什么！弟辈仰仗二爷之力甚多，且请外边一谈。”那杜宠方才同到福德祠一间空房坐下。万魁道：“前日大人莅任，一切俱照例遵办。未审缘何开罪，管押班房？望二爷示知。酬情决不敢草草。”杜宠道：“我也不甚晓得。昨日大爷从上面下来，同几个爷们说，老爷出京用的银子太多了，现今那一家有人坐索，须要设法张罗。看起来无非要措办几两银子的意思。”万魁道：“洋行生意不比从前。敢烦二爷转包大爷，我们凑足五万银子呈缴，爷们二爷的在外何如？”说毕便打一恭。杜宠忙拉着手道：“苏爷，象你这样好人，再没有不替你商量的。只是此数怕不济事，咱且回了大爷再说。”拱一拱手别去。

这万魁回班房，对众人说：“看来此事不难了结，只是难为银子些。”众人道：“全亏大哥见景生情，兄弟们叨庇不浅。只是要用几多银子，必须上紧取了银票来。”万魁道：“且等了回信，再去取银票未迟。”先叫叶兴在关部衙门前铺中，借金花边五十圆应用。叶兴去了。

那杜宠跨进宅门，包进才正同一班人门房看牌。这小子打个照会，进才踱到三堂左厢站定。杜宠禀道：“小的到班房，将大爷的话传出。这些商人着实害怕，一个姓苏的再四央及小的，情愿进奉花银。小的问他数目，他说五万两，爷们的礼在外。”进才道：“叫他们不要做梦！这事办起来一个个要问杖徒，五万两银子好不见世面。不要睬他。”说毕径走上去。

杜宠忙到班房，低声告诉万魁道：“这事没有影响哩！大爷说你们问罪都在杖徒以上，这五万银子送爷们还不够，怎么说呈缴大人？咱如今只好告别了。”那万魁连忙袖了金花边三十圆，递与杜宠道：“小意思儿，给二爷买果子吃，千万周旋为妙。”杜宠道：“咱效力不周，如何当得厚赐？”万魁道：“事后还要补情。”这杜宠袖着辞去，一路走着想道：“怪不得人家要跟关差。我不意中发个小财，只是要替他出点力儿才好。”一头想，走入门房。

进才坐在张躺椅上，杜宠打一千道：“敢求大爷，这些商人叫他添些银子，千万替他挽回了罢。”进才睁着眼道：“老爷着实生气，还不快去打听。”这杜宠悄悄的走上三堂左厢，转至西书厅，只见跟班们坐的立的，都在门外伺候。杜宠笑嘻嘻的问道：“老爷可在书房么？”原来杜宠是十七八岁的小子，十分乖巧，是进才的弄童，除进才外，毫不与人沾染。这些人都叫他杜一鸟。这日上来打听，一个卜良走来搂住说道：“一鸟官，老爷正在这里唤你。”杜宠道：“老爷从不唤我的。”卜良道：“任鼎在书房中干事。嫌他这半日吸不出精，教你去补数。”杜宠笑道：“好爷不要要。停一会书房无事了，给我一个信，好

教大爷禀话。”卜良还要燥脾，众人道：“不要混他，老包要作酸的。”这杜宠一溜烟走了。

却说老赫这日午后，在小妾品娃房内吃烧酒，尝鲜荔枝。吃得高兴，狂荡了一会。踱至西书厅，任鼎走上递茶。老赫见这孩子是杭州人，年方十四，生得很标致，叫他把门掩了，登榻捶腿。这孩子捏着美人拳，蹲在榻上，一轻一重的捶。老赫酒兴正浓，厥物陡起，叫他把衣服脱了。这任鼎明晓得要此道了，心上却很巴结，掩着口笑道：“小的不敢。”老赫道：“使得。”将他纱裤扯下，叫他掉转身子。这任鼎咬紧牙关，任其舞弄。弄毕下榻，一声“啊呀”，几乎跌倒。哀告道：“里面已经裂开，疼得要死。”老赫道：“不妨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任鼎扶着桌子，站了一站，方去开门，拿洋攒镀金铜盘，走下廊檐。众人都对他扮鬼脸。这孩子满面红晕，一摆两摆的走出，叫茶房拿了热水，自己送上阑干外，取进西洋布手巾。老赫净了手，坐在躺椅上。

这卜良招呼进才回话。老赫问：“所办若何？”进才禀道：“这商人们很不懂事，拿着五万银子，要求开释。小的想京里来的人，须给他三十几万两，饥荒才打得开。这商人们银子，横竖是哄骗洋鬼子的，就多使唤他几两，也不为过。总要给他一个利害，方好办事。”老赫道：“很是，晚上我审问他们。”进才声喏而出。先前杜宠在窗外窃听，十分明白，即忙取出随身纸笔，暗写一信叫人送出。一会儿进才到了门房，杜宠替他卸下衣服坐定，唤值日头役分付：“大人今晚审问商人。”这头役传话出去。

万魁等已先接了杜宠的字，大家全无主意，说道：“公项中银子不过十余万，依着里边意思，还差两三倍。如何设措方好？”只见郑忠、李信二人来道：“今日晚堂要审。”万魁道：“只怕我们还要吃亏，全仗二位同朋友们左右照应。”郑忠说：“有我们弟兄在此，但请放心！”万魁叹口气道：“向来各位大人如何看待！商人今日出尽丑了。”李信道：“看来要多跪一刻，断没有难为的事。”正说间，只听得吹打热闹，许多人拥进来。慌得众商人顶冠束带，跟到穿堂伺候。这关部怎生排场：

旗竿两处，“粤海关”三字，漾入青云；画戟中间，石狮子一双，碾成白玉。栅栏上，挂着“禁止喧哗”、“锁拿闲人”之牌；头门口，张着“严拿漏税，追比餉余”之示。大堂高耸，四边飞阁流霞；暖阁深沉，一幅红罗结彩。“扑通通”放了三声大炮，乌森森坐出一位关差。

吆喝一巡，赫公早已升座，分付将洋商带上。只见一个号房，拿着衙帖，禀道：“广粮厅申大老爷拜会，轿子已进辕门了。”这赫公将衙帖一看道：“原

来师傅来了。”即叫带过一边，快开中门迎接。这赫公慢慢的踱下暖阁，申公已从仪门下轿进来了。赫公站在滴水檐下，申公趋步上前打恭。赫公还揖道：“又劳师傅贵步。”申公道：“前日早该拜贺，勿怪来迟。”赫公道：“学生还没有登堂。”二人一头说，走进西书房去了。约有一个时辰，方才送出。赫公又向约明日候教，申公应许，就在大堂滴水檐前上轿而去。

看官听说，这申公是个世袭勋衔，现任监督广粮厅。虽与关差不相统属，究竟官职稍悬；况赫公大刺刺的性子，督抚三司都不放在眼里，今日见了申公，如何这般谦抑？原来这申公讳晋，号象轩。江南松江人氏。当年在京师教读，赫公从学三年。后来申公中了进士，先入翰林，赫公袭职锦衣卫，待师傅最为有礼。这申公与宰执大臣不合，京察年分，票旨外用，改铨了广西思恩府。烟瘴苦缺，推升陝汝兵备道。后因公错，部议降调，应得同知；却又是这个宰执，告诉部中，凡是府佐俱可补用，于是径补通判。今日晋谒海关，也算天末故人，忽焉聚首。

赫公送客后，回至二堂，叫带商人上来。两边吆喝一声，按次点名，一齐跪下。向来洋商见关部一跪三叩首，起来侍立；此刻要算访犯，只磕了三个头，跪着不敢起立。赫公问道：“你们共是几人办事？”万魁禀道：“商人们共十三家。办理总局是商人苏某。”赫公说：“我访得你们上漏国税，下害商民，难道是假的么？”万魁禀道：“外洋货物都遵例报明上税，定价发卖，商人们再不敢有一点私弊。”赫公冷笑道：“很晓得你有百万家财。不是愚弄洋船，欺骗商人，走漏国税，是那里来的？”万魁道：“商人办理洋货十七年，都有出入印簿可查。商人也并无百万家货。求大人恩鉴。”赫公把虎威一拍道：“好一个利口的东西！本关部访闻已确，你还要强辩么？掌嘴！”两边答应一声，有四五个人走来动手。万魁发了急，喊道：“商人是个职员，求大人恩典。”赫公喝道：“我那管你职员，着实打！”两边一五一十，孝敬了二十下。众商都替他告饶。赫公道：“我先打他一个总理。你们也太不懂事，我都要重办的。”分付行牌，将一伙商人发下南海县，从重详办。又骂郑忠、李信道：“这些访犯，理该锁押。你两个奴才，得贿舞弊，如何使得！”三枝签丢下，每人赏了头号十五板。另换茄虎、毕加二人管押，即便退堂。

众人走出宅门，仍旧到了班房。各家子侄都来问候，万魁含羞不语。这茄、毕二人，拿着几根链条，走来说道：“众位大爷，不是我们糟蹋你。大人钧语，是大家听见的。只得得罪，将来到府赔不是罢。”众商个个惶恐。早有书房宋仁远、号房吕得心走来说道：“大人虽这样分付，也是瞒上不瞒下的，

你们何苦如此。”茄虎道：“郑、李二位是个样子。倘若上面得知，难道我两个不怕头号板子的？”宋、吕二人说好说歹，送三百两银子，才担当出去。万魁道：“我们的事，怎么害郑、李二公受屈？也叫人送二百银子去暖臀。”众商道：“只是我们还要商量，难道由他发下南海县去不成？”万魁道：“他如此妆做，不过多要银子。但为数太多。”众商道：“如今我们众人连局中公费共凑二十万，大哥再凑些，此事可以停妥么？”万魁道：“我横竖破家！事平之后，这行业再也不干了。诸公但凑足二十万，其余是我添补。只是里边没人出来，宋兄可有计策？”宋仁远道：“里面的事，都是包大爷作主。教小弟通个信，理当效劳。只是许他多少？”万魁道：“料来少也无益。如今众人打算三十万之数，门礼另送，吾兄谢仪在外。”宋仁远道：“谢仪到不要说。”连忙起身进去。不题。

再说万魁之子笑官，生得玉润珠圆，温柔性格。十三岁上由商籍夤缘入泮，恐怕岁考出丑，拜从名师，在布政司后街温盐商家，与申广粮少君荫之、河泊所乌必元子岱云、温商儿子春才，一同肄业。这一日万魁在班房叫笑官到身旁，说道：“我虽吃亏，谅亦无甚大事。你只管回去读书。”这笑官附耳说道：“停一会宋老官出来，不论多少，都应许他。但愿无事便好。”万魁点头。这洋商们也有问他近读何书的，也有问他可曾扳亲的。此时已有掌灯时候，万魁道：“你回书房去罢，恐怕关城。”笑官道：“城门由他，就陪父亲一夜也好。”正说间，宋仁远走来，众人问道：“所事如何？”仁远道：“弟方才进去，一一告诉包大爷。他说老实告诉你说，里边五十万，我们十万，少一厘不妥，叫他到南海县监里商量去。看他这等决裂，实是无法。”一番话说得众人瞪眼。这笑官插嘴道：“父亲许了他五十万，侍孩儿去设法，性命要紧。”万魁道：“胡说！难道发到南海就杀了不成。”笑官不敢言语，宋仁远也就去了。众商道：“苏大哥，事到如今，我们只听天由命了。”

只见杜宠已到，扯着万魁道：“我们借一步说话。”万魁即同至西边小阁中坐下。杜宠道：“咱受了苏爷的赏赐，还未报效，所以偷空走来。此事上头原没有定见，全是包大爷主张。我想出一个门路，不知苏爷可能钻得着否？”万魁急问道：“是那一位？”杜宠道：“就是今日来的申广粮。他是我们老爷的师傅，最相好的，说一听二。若寻人去恳求他，三十万之数，决可以了事。明日申公到这里喝酒，一说必妥。包大爷给他千数银子，也就是了。”万魁道：“承教多多，无不遵命。”杜宠道：“速办为妙。”径自别去了。

万魁走出外边，众商问道：“这人又来则甚？”万魁道：“这人一片好心，

替我们打点。这会子看来有八分可办，但是此时且不要泄漏。”因叫笑官附耳道：“你速回馆中去，拜求先生。明日一早出城，到广粮厅去恳请申大老爷，周旋此事。你再到家中取了三十万银票，即同先生亲送与申公，托他代送，日后我自重报。”笑官连声答应去了。

再说笑官的先生姓李，名国栋，号匠山。江苏名士。因慕岭南山水，浪游到粤。温盐商慕名敦请，教伊子春才读书。后因匠山表叔申公，谪任广粮，即欲延伊教读，匠山不忍拂温商好意，因此连申荫之都在温家一处读书。这温商待先生的诚敬，与万魁无异。匠山琴剑不觉稽留了三年。这日笑官出城探父，匠山在灯下与荫之等纵谈古今人品。这乌岱云如无闻见，温春才已入睡乡，惟有申荫之点头领会。正讲到前汉万年卧病，召伊子陈咸受教床下，语至半夜，咸睡，头触屏风，万年欲杖之，曰：“乃公教汝，汝反睡耶？”咸叩头曰：“具晓所言。大要教咸谄也。”因说道：“万年昏夜侍疾，其事丙吉固失之谄，而陈咸卒以刚愎败。士大夫立朝，惟执中为难，又不可学了胡广中庸也。”正说间，春才忽然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！早上姊姊捉一蝴蝶，我把丝线系在帘下，方才看见他飞去了。”匠山道：“不要胡说。你先去睡罢。”又叫岱云也睡，对荫之道：“春郎果然梦见蝴蝶，则庄生非寓言矣。”因各大笑。

忽见馆童禀道：“苏相公来了。”那笑官走进书房，作了个揖，站着。匠山问道：“你进城如何恁迟？”笑官道：“父亲有话恳求先生，教学生连夜到馆的。”匠山问：“何事？”笑官道：“申老伯系赫公师傅。里边有人送信出来，此事但得申公一言，必妥。敢求先生明早到署中一谈？家父恩有重报。”说毕连忙跪下。匠山扶起道：“你且说个原委，教我得知。”笑官便将关部如何要银子，父亲如何受责，后来如何送信出来，一一告诉。匠山道：“可不是你父亲受屈了，明早自当替你父亲一行。今日且睡。”

不知匠山向申公如何说法，且看下回。

第 二 回

李国栋排难解纷 苏万魁急流勇退

飘然琴剑足艰辛，五岭周游寄此身。

留得青毡报知己，砚池泼去是阳春。

裕国通商古货源，东南泉府列藩垣。

已知干没非长策，小筑花田列藩垣。

话说这广粮厅署，在归德门外，制府辕门右首。申公虽是个观察降调，却也不肯废弛公事。捕盗、盘盐、海防、水利诸务，极其勤慎。公事之暇，诗酒遣怀。署中高朋满座，诗社联标。这李匠山也不时与会。这日清早申公出署，由督抚藩臬处转到运司署前，与运司谈了一会军工厂船务，回衙已是已初光景，这李匠山已等候好一会了。

申公来到后堂，匠山领着荫之、笑官上前相见。申公道：“贤侄师生济济，来得恁早！”匠山道：“有事恳求表叔，未免来得早些。”申公道：“匠山那有求人之事？”匠山道：“小侄无非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。”申公笑道：“吾侄为人作说客，为官乎？为私乎？”匠山也笑道：“侄儿为人作说客，则为私；还要表叔为人作说客，则为官也。”便指着笑官道：“这苏芳的父亲万魁，表叔向来认得的。近因赫关差新到，要他们代还京帐，昨日糟踢了一顿。如今情愿输诚馈纳三十万两之数。因表叔是赫公旧交，转烦侄儿代恳。想来排难解纷，亦仁人君子之事。”言毕，这笑官忙跪下叩头道：“家父事在危急，望大老爷拯救。父子没齿不忘报也。”申公扶起道：“世兄请坐。尊公急难，自当肆力周全。只是我与先生都非望报之人，洋行百万花边，不足供吾依一嚙耳。”匠山道：“表叔冰操，诚然一介不取；侄儿却要索他瓶洋酒，以遣秋兴。”申公道：“这么，我也当得分惠。”匠山教笑官将三十万两银票送上。申公道：“今日请我赴席，一搭儿说去就是。”这笑官又叩谢了。匠山分付笑官先回，自己同荫之到上房去，请了表婶的安，然后与幕友们闲谈。不题。

笑官出了粮署，叫轿夫抬到关部前，暗暗的告诉父亲，即便进城去。一路上思量道：“我父亲直恁不寻快活，天天恋着这个洋行弄银子。今日整整送了三十余万，还不知怎样心疼哩！到底是看得银子太重，外边作对的很多，将来未知怎样好。”又想道：“我也不要多虑，趁先生不在，且进内房与温姐姐

顽耍，也算忙里偷闲。”

一头想，已到门首。下了轿，走进书房，温、乌二生，已上越秀山顽去了。笑官分付家人苏邦道：“你到关部前打听老爷的事，再来回我。”又叫小子阿青回家去，告诉太太奶奶们放心。遣开二人，自己卸了衣帽，穿上一件玉色珠罗衫，走出书房后门，过了西轩，进了花园。此时五月初旬，绿树当头，红榴照眼，他也不看景致，竟到惜花楼下。只见一个小丫头拿着几枝茉莉花叫道：“苏相公，我家小姐请你穿的珠串子，可曾有了？”笑官道：“小姐可在里边？”丫头道：“大小姐在楼下，二小姐在三姨房里打牌。”

原来这温商名仲翁，乃浙绍人氏。正妻史氏生子春才，妾萧氏生大女素馨，次妾任氏生次女蕙若。这惜花楼三间，便是二女的卧室，笑官十一二岁上走熟的。而且温家夫妇要将次女许他，因年小未及议亲，所以再不防闲了。这素馨一十五岁，知书识字，因慕笑官美貌，闻得爹妈要将妹妹配他，颇有垂涎之意，屡屡的与笑官挑逗。笑官年纪虽小，却也懂得风情，只因先生管束得严，还未能时刻往来，谈笑入港。

这日走到楼前，只见素馨斜靠妆台，朦胧睡着。笑官忙向小丫头摇手，潜步至他身后，将汗巾上的丝线搓了一搓，向素馨鼻孔中一消。这素馨“呀，啐！”一声，打一个呵欠，纤腰往后一伸，这左手却搭到笑官的脸上，说道：“妹妹不要顽，我还要睡哩。”笑官将头一探，对着素馨道：“不是妹妹，倒是兄弟。”素馨红了脸道：“兄弟你几时来的？”笑官道：“来了好一晌了。”那小丫头道：“他方才来的。”素馨请他坐下，问道：“今日怎的有空儿进来？”笑官道：“今日同先生出城，我先到家，渴极了，进来要茶吃。”素馨道：“难道外边没有，可的跑进里边来要。”笑官道：“里边的好些。”素馨即叫丫头去泡茶。又笑道：“一样的茶，有甚好歹？”笑官道：“姐姐的东西，各样都好。这桌上半碗茶，我先吃了罢。”素馨道：“是我吃残的。”即伸手去夺碗，笑官早已一吸而干，说道：“虽是姐姐吃残，却有点儿口脂香味。”素馨道：“你太顽皮。将来年纪大了，还好天天说顽话么？”笑官道：“大了才好顽呀。”素馨道：“前日听见你家伯伯替你对亲了，还好同我们顽么？”笑官道：“那个我不依，必要姐姐这样人对亲才好。”素馨道：“不要喷蛆，我要打的。”笑官走近身来，猴着脸道：“但凭姐姐捡一处打。”素馨道：“谅你这皮脸也禁不起打，饶你罢。”笑官扯着他的手搁在自己脸上，道：“不怕。我偏要你打一下，姐姐这藕样白绵样软的手！”左手却伸进素馨右边袖里。这暑月天气，只穿一件大袖罗衫，才伸手进去，已摸着这个光光滑滑紧紧就就的小乳儿。素馨把身子一缩道：

“孩子家，越发这般啰唆了。”笑官即放手，却勾往他的肩膀说道：“好姐姐，我们那边去顽顽罢。”素馨道：“不要说顽话，外边有人来了。”

这笑官将脸靠着香腮，正要度送，那丫头茶已送到。素馨连忙推他坐好，问丫头：“怎么去了这些时候？”丫头道：“他们都在姨娘房里看斗牌，这茶是才泡起来的。”素馨道：“太太没有问什么？”丫头道：“太太问谁要茶，我说苏相公从园中来要茶吃。太太说，这孩子不读书，又躲进来了。你叫他再坐一坐，我有话问他。”素馨道：“兄弟，你到前头去去再来罢。”笑官道：“我不爱去。他叫我坐坐，我就在这里坐一天。”因对小丫头说：“你到前头去看太太顽完牌，我再去罢。”那丫头真个去了。

这笑官走到素馨身边道：“好姐姐，你慧舌生莲，香甜去处，赏我尝一尝罢。”便象要拢上身的光景。这素馨虽然心上爱他，却怕有人撞见，说道：“这个只怕使不得。”因挽着他的手叫：“兄弟，我陪你前头去。先生若不回来，晚上说话可好么？”这笑官再三的央告，先要亲一亲。素馨真个由他噙着樱桃，试其鸣咽，又伸手去胸前细细的抚摩了一会。依他的愚见，毕竟要摸脐腹下去，素馨好意便肯！两人携手望前边来。正是：

从此薄他琼浆味，陡然偷得女儿茶。

却说温商次妾任氏，乃是蕙若生母。这日大家在他房里斗混江，史氏输了几块洋钱，正要换手，只见笑官同素馨走进叫声伯母，作一个揖。史氏道：“大相公不要这样文绉绉，快来替我翻本。”这两位姨娘也都寒温了，史氏即扯笑官坐在萧姨娘肩下。这蕙若却立起身说道：“我身子困倦，不顽了。”史氏叫素馨补缺，蕙若说声“少陪”，花摇柳摆的去了。史氏问笑官道：“大相公，我听得你们老爹受屈，怎样了？”笑官道：“今日为着这事，同先生去张罗了半天，已有九分停妥了。多承记挂。”这里三人入局，史氏旁观。一会儿喊道：“不打熟张打生张，大小姐要赔了！”一会儿又说道：“萧姨娘十成不斗，心可在肝上？”又一会儿喝采道：“好个喜相逢，大相公打得很巧。”这萧氏却歪着身，斜着眼道：“大相公这样巧法，只怕应了骨牌谱上一句‘贪花不满三十’哩。”笑官掩着口笑，素馨却以莲勾暗蹶其足。真是有趣：

赌博赌博，盛于闺阁。饱食暖衣，身无着落。男女杂坐，何恶不作？

不论尊卑，暗中摸索。任他贞洁，钗横履错。戒之戒之，恐羞惟薄。

再说赫关部从到任以来，日日拜客请酒。督抚司道已经请过，诸人回席。这日讲请府厅州县。早上起来，坐了八人大轿，摆着全副执事，天字马头拜客，顺道拜会申广粮，却未会面。回署后番禺县马公禀称，下乡勘验，不能

赴席。赫大人着人分头邀请，广州府木公、佛山厅卜公、澳门厅邓公、广粮厅申公、南海县钱公；又有外府州三位。是肇庆府上官益元、潮州府蒋施仁、嘉应州时卜齐。共是八位，开桌四席，主人横头陪坐，梨园两部承应。午后申公先到，赫公接进后堂坐下。赫公道：“今早学生专诚晋谒，师傅在运司处未回。足见贵衙门应酬甚繁，闲话也难凑巧。”申公道：“多谢宠光，有失迎迓。风尘俗吏，殊累人也。”赫公道：“前日匆匆没有询及近况，世兄多少年纪了？”申公道：“目前景况不过清贫两字。小儿荫之，年已十六，现在从师读书。”赫公道：“师傅因公谪官，将来很可恢复。学生遇有便处，定当出力一谋。”申公道：“这仕途升降久矣，不在心窝，只要不误我的酒场诗社许多狂兴就是了。今日却有一俗事商酌，想来无不可言。”赫公道：“不知何事委办？”申公道：“就是那洋商苏万魁的儿子，现与小儿同窗读书，昨日再三恳告，说他父亲已自知罪，情愿以‘而立’之数纳赎。准情酌理，似乎尚在矜全之列。不知钧意若何？”赫公接口说道：“学生不晓得他与师傅有交，因他过于小觑关差，所以薄责几下。既蒙台命，怎敢不依？学生即叫人释放便了。”说毕，传话出去，开释众洋商。申公也就将银票递过。赫公举手称谢，将票装入一个贴身的火浣布小荷包里面。外边已报广、肇二府到了，赫公接进。须臾，诸客到齐。歌舞生春，烟花弄景，直到二鼓将残，众人方散。赫公独留申公至内书房洗盏更酌，并叫家姬们浅斟低唱。正是：

酒人无力已颓然，红袖殷勤劝席前。

不识华堂旧歌舞，白头可肯说青年。

再表众洋商放出班房，送了杜宠五十圆金花边，包进才一千两细纹。这包进才晓得事已停妥，随分笑纳了。万魁别了众人，坐轿进城，先到李先生处致谢。此时匠山已回，诸学生也都在坐。万魁走进书房，叩谢匠山道：“若非先生肝胆照人，小弟焉有今日。”匠山道：“朋友理当，何必言谢。此事全仗吾兄之银，家表叔之力，我何功之有？”万魁道：“先生高怀峻品，小弟何敢多言，只好时时铭刻便了。但小弟尚有一事相商。”匠山道：“破格之事，可一而不可再。吾兄还当自酌。”万魁道：“小弟开这洋行，跟着众人营运。如今衣食已自有余，一个人当大家的奴才，真不犯着。况且利害相随，若不早求自全，正恐身命不保。”匠山大笑道：“吾兄何处得此见道之言？这赫关差看来是你的恩师了。如今怎样商议？”万魁道：“小弟愚见，意欲恳求先生，向申公宛转辞退洋商。若关部不依，拚着再丢几两银子。先生以为何如？”匠山道：“急流勇退，大是名场要着。但是辞商一事，不便再求家表叔转弯。就

是辞退，要有一个名色，才不是有心规避。”万魁道：“还求先生指示。”匠山沉吟一会道：“你横竖打算丢银子，何不趁关陇地震，城工例加捐本班先用，你是个从五品职衔，丢了万数银子，就可出仕了。只是捐班出身，也同开洋行一般，上司一个诈袋。但到掣选时候，去不去由你自便。我们商量，先一面着人进京加捐，然后禀退商人，他再没有不许你做官，硬派你为商的道理。这不是又光彩，又稳当的事么！”一席话说得万魁色飞眉舞，说道：“先生高见，小弟茅塞顿开，敢不努力。”

正说间，温商回家，特地进来看万魁，慰问一番，分付备酒压惊。摆上一张紫檯圆桌，宾主师弟依次坐下。万魁说起不做洋商及加捐之事，温商道：“这也甚好。只是仁兄恭喜出仕，我们就会少离多了。”万魁道：“那个真去做官，不过借此躲避耳。”那春才插口道：“苏伯伯不要做官。”匠山笑道：“春郎，你怎么也晓得做官不好？”春才道：“前日我看见运司在门前过，这雄赳赳的皂班，恶刺刺的刽子手，我很有些怕他。如若做了官，不是天天要看他凶相么？”温商道：“可算呆话。”匠山道：“此语呆而不呆。这些狐假虎威、瞒官作弊的人，却也可怕。”万魁道：“据小弟愚见，不但不为商，不做官，要在乡间择一清净地方，归于农圃，以了此生。”匠山道：“此乐不可多得，苏兄不要太受用了。”大家谈笑，畅饮了一回，万魁辞去。

明日备了礼物，叩谢申公。单收了洋酒点心、贺兰羽毛布十匹，其余礼物一并赵璧。万魁过意不去，特地造了一张玻璃暖床、一顶大轿，着儿子送去。再三恳求，申公勉强受了。一面打发家人赍银进京加捐，他在花田地方买了地基，起盖房屋。

真是钱可通神，事无不妥。不止一日，家人报捐事毕，由盐务千里马上寄回部照。万魁看过，因写了一个禀帖，自己到关部投递。这包进才送进禀帖，赫公看：

具禀商人苏万魁，为恳恩准退洋商事。商于嘉靖三年二月，充当洋行经纪。五年八月，遵太清宫斋坛例，捐纳盐提举职衔。今因关陇地震，城工许一切军民人等加捐先用。商向日维诚，观光有志，已遣人进京加捐，本职先用，领有部照。窃思役系办公之人，官有致身之义，身充商户，何能报效国家？惟有仰恳宪恩，俯赐查核，开除洋行经纪姓名，另行金点，俾得赴部候铨，则感戴二天，涓埃图报矣。再商子芳年十四岁，系广州府番禺县附生，例不应顶补，合并声明。为此具禀。

这赫公是个爽快朋友，看完了即提笔批了“仰即开缺另金”六个字。包